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2月27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 编辑：马莎莎 美编：张慧 校对：刘小宁

重温琼瑶的长篇小说《几度夕阳红》，重温青春梦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《几度夕阳红》通过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事方式，以深沉浪漫的东方式爱情，娓娓讲述了两代人凄楚动人的感情故事，不仅是一部感人至深、荡气回肠的小说，也是一部青春、爱情与命运的交响曲。

杨晓彤与魏如峰（剧中人物何慕天外甥）相识并相恋，遭遇母亲李梦竹的强烈反对。时间穿越至1943年，李梦竹与风流倜傥的何慕天因一场话剧相识，双双坠入爱河。有婚约在身的梦竹从家逃离，与何慕天租房同居。何慕天不敢把已婚的事实告诉梦竹，找借口回昆明老家办离婚。事与愿违，离婚手续迟迟办理不了，音信全无。怀有身孕的梦竹独自来到昆明，看到满身酒气的何慕天和大着肚子的何妻，如遭雷轰，返回家中，母亲又意外病逝，绝望的梦竹沉溺嘉陵江，被暗恋已久的杨明远救起，两人举办了婚礼。当何慕天终于如愿拿到离婚书回到重庆时，梦竹已嫁他人……前尘往事，让两代人的情感交织在一起。已成商业大亨的何慕天拜访了梦竹，坦诚了一切。杨明远怒火中烧，赶走了梦竹，给她留下一封情深意长的信，准备了却此生，成全他们。梦竹把杨明远救回。在情感与道德的选择中，梦竹毅然回到了守护她 and 一双儿女18年的杨明远身边，共度余生。李梦竹与何慕天这对有情人终究遗憾错过，宛如“一场愁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”。

年少时读《几度夕阳红》，看到的是琼瑶细腻笔触下风流倜傥的才子、蕙质兰心的佳人、缠绵悱恻的爱情。经历岁月沉浮，时光流转，再读这部小说，更像是阅读父辈的爱情。

李梦竹是这场悲剧中的悲剧，但面对困境时，她既展现出了新女性的坚韧勇敢，又具有传统女性的隐忍温婉。偏偏阴差阳错，她服从了命运的安排，以感恩之心隐忍杨明远，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。与何慕天重逢后，她不贪恋富贵，宁肯牺牲自己的幸福，也要维系家庭的完整和儿女的幸福。

人，究其一生，在追求爱、美和自由。父辈们用隐忍包容，守望无奈的爱情；用满腔真诚和爱，维护家庭的完整和谐。如果说，爱情是我们一生中需精心保养的器皿，那么，父辈们的爱情更像焗碗，修修补补，碗，得以继续使用。他们在一只碗里过一生，这只碗沾满了爱意，渗透了情感……

琼瑶的很多言情小说以“爱情”为切入口，铺展的是超前的女性意识。她笔下的女性形象都个性十足，不为世俗所累、有独立的人格魅力，不仅追求爱情，还在爱情中不断成长和进步。在面对生活困境和情感挫折时，她们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，激励许多女性勇敢坚强。如《烟雨濛濛》中的如萍、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小燕子。琼瑶笔下的角色看似人间众生相，其实万千的角色，都只是她自己，是她内心投射出来的对女性的期盼：自主、自在、自由。

撰写出版《几度夕阳红》时，琼瑶只有26岁，却写得如此深沉深刻，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，环环相扣，她的文学天赋卓尔不群，或许与她童年颠沛流离的经历也密切相关，她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疾苦与人性善恶。

小说结尾意味深长。在山上过起隐居生活的何慕天打开梦竹转送的木头匣子，里面有一张小纸条，是当年做“画心”游戏时，他写下的字迹：“我的心早已失落，暮色里不知飘向何方？在座诸君有谁能寻觅，觅着了（别碰碎它）请妥为收藏！”翻看纸条的背面，有梦竹的几行字：“我珍藏着，我保有着，从以前，到现在，到永恒！”

是的，李梦竹把对何慕天的爱深藏在了心底，即使散落天涯，这份历经了岁月沧桑的爱情，仍像青山夕阳一样历久弥新。

一场愁梦酒醒时 斜阳却照深深院

□傅彩霞



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海报

键盘的有限 成就了艺术的无限

□任子浩

当维吉尼亚号邮轮在烈焰中崩解时，漂浮的灰烬里升腾起二十世纪最璀璨的灵魂焰火。导演托纳托雷用这个充满诗意的毁灭场景，为现代文明献上一曲存在主义的安魂曲。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远不止是天才钢琴家的传奇故事，它是关于人类在无限可能性面前的集体颤栗，是关于精神家园在工业文明碾压下的最后坚守。主人公“1900”终生未踏足的陆地，恰是每个现代人都深陷其中的精神困境。

邮轮的三层甲板，暗喻着但丁的《神曲》结构。底舱的蒸汽锅炉暗喻着炼狱熔炉，二等舱的舞池是人间的浮世绘，头等舱的钢琴则是通向天堂的旋梯。“1900”在这88个琴键构筑的有限宇宙中，找到了对抗无限性的生存策略。当他用音乐治愈晕船旅客时，钢琴化作诺亚方舟，载着迷途的灵魂穿越现代性的惊涛骇浪；舷窗外的纽约港是座移动的巴别塔，当移民们高喊“America”时，“1900”却从蒸汽中窥见自由女神像的阴影，这个反转的凝视揭穿了美国梦的虚伪性——对新大陆的狂热憧憬不过是工业文明制造的集体致幻剂。钢琴家在雾中演奏的瞬间，音乐化作解构现代神话的利刃。

钢琴键盘的有限性，成就了艺术的无限可能。当爵士乐王用香烟炫耀技巧时，“1900”却用滚烫的琴弦点燃烟头。这场对决本质是机械复制与灵光消逝的对抗，工业文明的精确计算在即兴创作的神性火花前黯然失色；“1900”凝视着水泥森林，他看见的不是机遇，而是存在的深渊。陆地象征着现代社会的“平庸之恶”：在无限的选择中，人类反而丧失了选择的勇气；那个能看见大海的农夫，最终在底特律的工厂里失聪。这个寓言暗示着工业化对感知能力的剥夺，当人类离开诗意的栖居地，获得的自由不过是更精致的牢笼；录制唱片时的爱情萌发，将艺术纯粹性的脆弱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少女侧脸在舷窗上的投影，恰似柏拉图洞穴里的幻影……“1900”撕毁唱片的行为，既是拒绝爱情物化的宣言，也是对抗机械复制时代最后的倔强。当官员说“船上已没有人”时，他们看不见端坐在锅炉房里的灵魂，这个充满黑色幽默的场景，是物质主义对精神存在的彻底否定。“1900”用死亡完成的终极演奏，是对功利主义最优雅的嘲弄。

小号手讲述的故事构成环形叙事陷阱。他在破船里播放母带时，我们突然意识到：“1900”或许从未存在，他不过是每个不愿被异化的现代人心中的幽灵。这个虚实交织的结构，让电影升华为关于人类精神处境的永恒寓言。

有限性不是囚笼，而是对抗虚无的盾牌。当现代社会用“无限可能”制造集体焦虑时，那个永不登陆的钢琴师，用88个琴键谱写出存在主义的最强音。他并不是怯懦地逃避，而是以最决绝的姿态守护人性的最后边疆——在这个意义上，燃烧的维吉尼亚号不是坟墓，而是照亮精神黑夜的永恒灯塔。